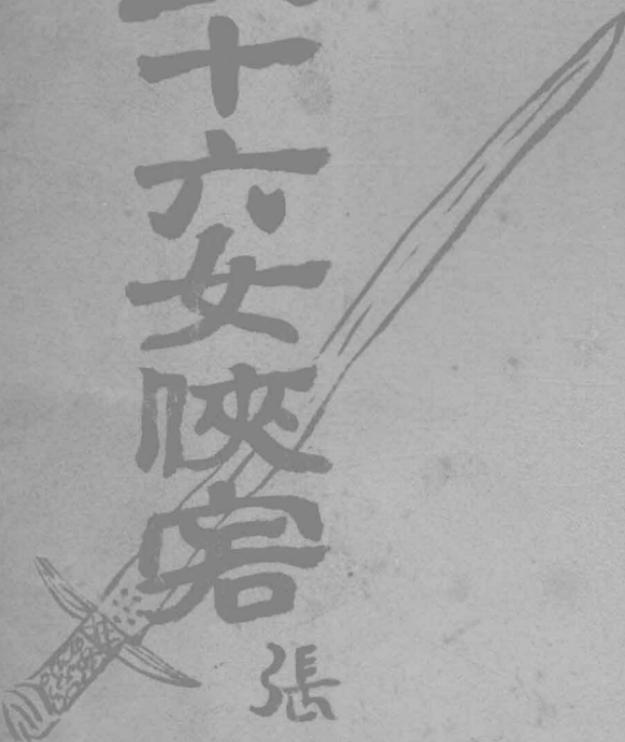


三十六女俠客

三十六女郎

張星題



# 序一

自太史公傳遊俠而俠之名乃始爲世所重至唐而有劍俠之稱其中乃多女子如蟲隱娘紅線及某賈人妻等是也其所爲類皆排難解紛誅奸報怨足以快人心而張公理最爲冤慘抑塞之平民所想望亦最爲驕橫暴戾之官僚所恐惡宋以來摧殘俠義之事不可勝數是卽官僚與俠義不並立之證亦卽官僚與平民不兩利之證也然俠義之行事本人心之公理一一以坦白出之官僚能禁制其類似之行爲而終莫能盡世界之人使之咸薰心於利祿而不有幾希之良知之萌動故俠義之風永不能如官僚之願而絕滅於世界於是乃造作邪說以惑亂人心曰俠者陰氣婦人尼僧多能之非男子丈夫所宜學也嗚呼婦人女子而能俠是世界上之男子丈夫者皆愧死矣尙敢鄙薄之哉姜君俠魂輯三十六女俠傳成而屬爲之序因書以歸之

民國八年一月長沙張冥飛

## 序二

處今之世求男子而武俠也固不易求女子而武俠也則尤難夫時至今日女德之敗壞極矣淫者蕩者到處皆是輕薄與浮躁者無他蔑有而欲得一二俠義之輩亦幾如鳳毛麟角更何論多數也耶今姜子俠魂有三十六女俠一書之輯余是以覘姜子之用意矣夫妻子一生固素慕俠者也於何知之於其名字知之蓋以姜之名曰俠魂是也天下惟俠慕俠亦惟俠知俠有一慕俠知俠者於此則凡他俠皆因之傳矣茲搜羅三十六女俠編輯成書益以諸名流寫生之筆記其事狀其貌描摩其精神遂令三十六女俠之聲容態度躍然於紙上朗誦一遍覺虎虎有生氣也今姜子索序於余因略誌數語於簡端云

民國八年一月下浣少芹謹序

## 序二

嗟乎吾國之女權不發展焉久矣然其所以不能發展之故蓋病於一般社會上之婦女多不自知己身爲主體之故耳繇是繡闌閨闥之中多知爭妍鬪豔華裝美飾爲急務將其大好之體質必使其弱不禁風嬌可奪魄之種種媚態呈獻於丈夫子之前以爲此是彼婦女對於男子應盡之職務且視爲一生不可缺乏之大事業而目人世間種種爲忠奸良莠等事漠不相關咸謂此丈夫子之事務非我婦女輩所應預聞者噫誠大謬矣而吾國之婦女所以萎靡不振亦病在是矣今妻子俠魂手編三十六女俠客一書屬余評訂余環誦一周不禁拍案叫絕異謂吾國婦女竟有若是之俠義者洵開我近時罕見之異也夫俠者本於性情而發於肝胆方今世道凌夷卽丈夫子亦多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矧婦女乎若此三十六女俠客竟能行丈夫子多不敢行之事道丈夫子多不敢道之言且皆本於性情而發於肝膽等事不妄爲不亂舉此不僅爲吾國婦女爭榮吐氣且可爲一般婦女凡欲發達女權者之先型余亦遍禱吾國之婦女

從此奉若輩爲先型也全帙十萬字洵不可小視哉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元旦日楊塵因醉草於海上春雨梨花館

## 序四

國於世界者以百數其孱弱不武恆怯善畏者莫如吾國吾國之民以兆數其孱弱不武恆怯善畏者莫如女子是非生而有然俗移之教爲之也女子之德曰幽閑貞靜曰深居簡出則大而內政外交小而工商實業舉非女子之所與知况武事乎况挾刃復仇以鳴不平乎故曰陰柔陽剛男陽也宜使趨剛女陰也宜使趨柔脫反乎是則戚屬惡其狂鄉黨笑其瘋落落然將靡所容於人也况尊之乎况從而表揚之乎雖然俗能移人情而不能奪人氣教能導人智而不能範人心處孱弱之國居孱弱之地苟有蹶然而起挺身急公爲舉世之所不爲戚屬之譏有所不計鄉黨之謗有所不顧卒能利一世而快人心者是其人必卓然傑出德義肝胆足爲一世之表率亦未始不足以儆羣雌而愧丈夫故木蘭從軍史錫以孝紅拂知人世嘉其俠况從而謗議之非笑之哉抑吾有說造物者之於人固不以男女而歧其智能而以職任所在自不能男主外而女主內是故柔者其常剛者其變若謂女子之必不可使爲剛男子之必不可使爲柔

則以秉賦不同各如其面將執造物者而數以罪矣是豈理耶姜子俠魂輯三十六女俠客成問叙於余余讀終篇以爲足雪吾華女子辱弱之恥並爲吾國人勗也爰書其所見於卷首世之好俠者其以余言爲然耶

戊午冬蛟川莊病骸序於海上病廬

# 三十六女俠客目錄

## 第一集

俠女救國鋤奸記

五娘子

姊妹峯

霞貞小史

黑蝴蝶

異新娘

無名之女刺客

割鼻女

馬德夏梨

## 第二集

冥飛

民哀

綺緣

小鄒

朱劍山

朱劍山

孤鶴

孫逃虛

逸虎

三十六女俠客 目錄

胡俠女

黃面姑

尼俠

賣解女

如意兒

飛娘

方芷

霍娟娘

翠兒

牛雅芝

青萍

雲娘

豁公

耐羈

耐羈

耐羈

耐羈

耐羈

嘉定二我

行後

夢甦

子英

豁公

鏡雲

葉靈飛

義嫗

霞娘

王者女

蘭英

麥克女郎

陸慧娘

榜人女

女虛無黨

第四集

秦月娟

窖中婦

江碧芙

治逸

悔我生

襟亞閣主

梓侯

觀海

劍亞

懺情

李蝶莊

九芳

耐簃

滌繁

心秋

秦綺玉

陳毓英

珠曼女郎

襟亞閣主

世名

真士

# 三十六女俠客 第一集

譙北楊塵因批評

古董姜俠魂編輯

冥飛

寫景幽絕

聞此聲而  
非人也

快哉可以  
下酒一斗

漢奸聽者

夜靜沈沈。層雲中半規殘月。乍隱乍現。海天無極。微聞波濤拍岸。戛戛有聲。於時羅刹磯頭怪石。欹欹中有一素衣女郎。倚劍凝望。若有約而未來者。已而荒鶴再唱。曉風冷然。忽聞打槳聲。自遠而近。人語啾啾。雜以笑聲。繼有叩舷而歌者。細繹之。則甲午年某國凱旋歌詞句也。女郎勃然而起。徑登巖石之巔。見尋丈外。一燈熒然。船艇向岸而趨。憧憧然有五六番兒影。女郎凌虛一躍。若飛。將軍自天而降。拔劍一揮。頭顱隨手飛去。刹那間六命皆畢。女郎棄尸入海。掉船近岸。繫諸礁石於船間。取流星燃之。火花散舞空中。隨風明滅。又檢得文書一束。納諸懷中。仍躍升巖石。躇躇以俟。有頃。聞馬蹄蹴踏聲。一騎絕塵而來。至海岸。其人躍而下。見船艇上寂無一人。愕然駭顧。女郎遽前。挈其領提。而擲諸地。厲聲叱之曰。賣國賊。汝識我青青兒否。我蹤跡汝三年。奈汝狡猾極不克殺。汝以洩國民公憤。今五步之內。汝尙能恃外人之力。以保護汝耶。汝輩利祿薰心。以爲國事無可爲。不如賣國得厚酬。可以獨爲猶太富翁。以長養汝子孫。今汝之金錢。何在汝之子孫。又何在哉。我屢示懲戒於汝。汝終不悛。乃者且欲斷絕國民之生計。以博優厚之代價。汝所以爲個人計者。誠善其若吾民。將啼飢號寒死。轉以死於溝壑。何嘯汝罪浮於死矣。挺劍直刺其心。其人大號而絕。女郎仰天大笑曰。今日乃作得一快心事。既而泣然流涕曰。然而。

吾兄弟姊妹之遭其荼毒而死者已不知幾千萬人矣。

國賊是賣國賊我想得凌遲亡國則只此膽筋中耳是這等一個好

賣國賊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其祖先皆有母而無父蓋不夫而孕而生女者三世矣至賣國賊之母始一索而得男有博物學者遇之聞啼聲異而相之笑曰此子聰明絕世必能昌大而宗詢其故學者曰凡畜警犬必犬之具有三十六種血脈者乃克勝任以是爲比例是以知此子之靈性之異於他人也當今之世其必貴而且富矣賣國賊之母大悅所以鞠養之者無所不至

賣國賊既長乃母以所蓄花粉錢資之遊學賣國賊渡海而東媚骨天生頗得彼都人士之愛憐某貴族女尤悅之顧以貴族不可以有白衣女婿賣國賊乃返國入貲爲郎并運動得隨使節而東遂與貴族女偕姻好而與彼都人士往還極密當是時國中外交人才缺乏當國者不知賣國賊之擅長內媚也而以爲長於外交輒委以重任無何遭際時變民賊某欲賄招盜匪以屠殺人民而苦無錢賣國賊自念以爲賣國之時機至矣遂夤緣其妻族以炫鬻焉侵漁乾設中他之貨鉅萬賣國賊又念此貿易良佳則時時搜剔國產及國權之可以博取金錢者朝付拍賣夕付拋盤而賣國賊之屋子幾將爲金錢所塞破不料幸運不長民賊某稔惡自斃一時依附民賊以爲持梁齒肥及全軀保妻子計者有如水山一傾無不蹉跌獨賣國賊擁厚貲豢素封優遊自得

國產國權既強半喪失國中之政事及生計無不咸受困難人民痛念禍首實爲民賊與賣國賊二人顧民賊已死則羣矢集於賣國賊賣國賊遂以一日而遇暗殺者五人賣國賊夙有戒心故得不死於是出籍爲東人以託庇焉益復趾高氣揚以爲若輩皆候補之亡國奴其若我頭等國民何一夕賣國賊偕其妻出赴東人之謫歸已

本來賣國賊的希望在些

賣國賊所至無所不至

賣國賊必  
有之禍

兩策皆神  
妙不得謂  
賣國賊無  
才到底是賣  
國賊悉

深夜忽心怯乞巡警四人爲之衛甫抵家突有白光如虹直指其頤賣國賊仆臥車轍下得免四巡警遽發鎗有白衣人翩然逝賣國賊驚定入省其孥則二子一女均身首異處血書其壁曰賣國賊種不可留存於人世青青兒書此示儆賣國賊夫妻咸大哭既而憤然曰若輩與我爲仇我必使若輩窮餓以死求爲牛馬奴隸而不可得於是東國大飢斗米值數千錢賣國賊乃獻策於東人曰乞糴於鄰不可常也不如借經商之名罄其蓄藏以厚我東人從之乃適遭還糶之時計不得逞賣國賊又獻策曰彼國之農知識短淺見小利則忘後患矣不如代彼政府普設農貸局貸以金而責償則以粟五年以往彼之人民其莫能粒食矣我則國其國而有餘東人大善之而慮見拒於人民賣國賊曰彼之人民不足慮也苟政府許可人民其若之何計定遂輦巨金因賣國賊以達諸政府政府諸公艷羨此黃金白鑄者而又不敢明目張膽以爲之乃締結密約使賣國賊復於東人而賣國賊於此時期頗懼狙擊乃擇羅刹磯最僻之地約東人以兵艦來迎而不知青青兒之伺其後也

賣國賊既死青青兒搜其身得政府簽定之密約遂併其所得於精艇中之文件而宣布之於全國之報紙一時反對之聲大作外人代辦農貸局之事乃寢國彼賣而幸而不亡則青青兒一擊之力也

冥飛艸此編竟喟然歎曰他人有國而賣之與我何干他人能夠取我所有之國而一併賣之我只能怨我的命運不好這筆生意給他搶着做了也好付之無可如何多事哉青青兒也太史公曰俠以武犯禁青青兒可謂目無王法矣哉

賴有此耳  
苟其不然  
被賣之國  
其人民尙  
存乎  
生

歸屬於頭等國之下。豈非一躍而均爲頭等國民乎？照此說來，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然則有賣國之權力而不肯做賣國之事，直頭是個傻蛋，直脚是個渾蛋。所以反對賣國之人，簡直是太想不開了。嗚呼！此賣國賊之所以愈出愈奇也。只是波蘭猶太是個什麼現象？安南印度是個甚麼現象？最近的高麗是個什麼現象？我國中酒醉渴睡的國民要知道：亡國奴不是容易做的。將來當一輩子的牛馬，不見得有乾淨草料給你吃呢！糊塗東西還不快醒麼？還在那裏做夢麼？

## 五娘子

### 民 哀

按此爲近日最有權勢某武人之隱事。民哀君於數年前得之安嶺通客者，友朋懽叙，嘗於茶餘酒後，藉作譚助。姍姍動聽，會余有此輯輒述成篇，以應所求，亦君得意之筆也。戊午春俠魂識。

五娘子者，瀋陽朱醫士女也。朱工技擊，僅一女，盡以拳術傳之。清光緒中葉，四維不張，伏莽徧地。朱家道小，康夙爲地痞所涎視。某年中秋節，五娘子方十三齡，侍父飲於庭，盤鴉連髮，嬌小可人。盜忽破扉入，朱掀髯大笑，離席起，欲與賊角。五娘子粲然曰：「是何勞阿爺女一人足矣！」盜衆十餘人，各持利器，勢甚猛。五娘子赤手入盜羣，拳足交施，盜械盡落。卽一二狡黠有力者，亦退委不敢抗。咸鼠竄兔，遁五娘子奪一檀棒，作車輪舞雨驟風，狂莫辨人命。去五娘子始縱之，遁最後地，臥一癩，益傷較重，疲不能行。朱起視其面，笑指曰：「唉！如此伎倆，亦思劫掠人財乎？」豎子歸，習十年藝，或可與人談技擊否？則還向床頭爲黃面婆滌溺器也。言已，蹴之使走，癩益實，不能行。朱謂女：

爲黃面婆滌溺器也。  
豎子也。  
非有所能若所恃而入盜賊，入而欺然大笑乎？

弗寫五娘  
子之名

愛人之技  
而淫人之  
妄則朱  
箇非善類  
大有司馬  
車氏之遺  
風不知朱  
亦着頸鼻  
殺卻一人  
而安閒如  
此可畏哉

曰。兒乎。懲之太重乎。余不忍坐視渠待斃也。因取刀圭藥納盜口。中須臾。盜蘇霍然起。稔視朱父女面。五娘子憤然曰。鼠子尙不走。再敢注視乎。癩盜始踉跄出門去。自此五娘子之名大震於瀋陽。

或謂朱本吳中洞庭山人。幼習拳棒。爲里中惡少。冠士紳憚之。迨陸春江爲臬憲。某紳告密。朱逮捕定軍罪。發配就道。經山東淄川縣之洪山。爲巨盜躡天鵝子所劫。邀入夥。朱從之。鵝子得少林內家工能。亦手蹈白刃。察朱勇敢。悉以生平所得授之。朱由是術執益精。鵝子有妾。曰碧蓮。亦善技擊。怯淫蕩。悅朱貌私焉。鵝子不知也。朱居洪山三年。未幾。鵝子卒。餘黨星散。碧蓮偕朱遁於洪山左近之張店賣酒。爲生。鵝子有盟弟。白猿。沈堃者。亦黃河著名巨盜也。適有事。張店警見碧蓮美。夤夜入朱屋。時當溽暑。朱尙在樓下滌酒器。而沈越入。碧蓮臥樓。攝足至床前。碧蓮雖臥。目尙未交睫。見人自屋上來。簷下備有利刃。俟其塞帳。碧蓮以刃猛刺其腹部。沈遂倒地。斃。朱聞樓上有聲。急持棍來。視則沈已畢命。朱稔視其面。顫聲曰。是人頗似沈師叔。碧蓮方揩拭利刃。猶未下床。聞語。掀帳探首。視果然。蓋朱在鵝子處。曾與沈有一面緣。而碧蓮則從鵝子十弟兄合撞之小影上認來。若爲某兄。若爲某弟。故亦知沈爲鵝子之義弟也。朱知此地不可復居。遂於碧蓮星夜携細軟。遁至瀋陽。隱居於瀋陽郭外之紅花集。懸傷科招牌。有終焉之志。碧蓮五年連育五女。長次三四咸不育。獨留第五女。卽余書之主人翁五娘子。是也。五娘子五歲時。其母碧蓮忽深宵外出。不歸。朱聽之。於是五娘子遂爲無母之兒。其父幼。卽授以柔術。并以藥水洗其筋骨。九歲時。從鄰村陳秀才讀。雖生長鄉村。貌殊娟秀。其父所能之藝。技五娘子莫不能之。偶爾握管作蠅頭字。大得衛凌濛魯花格之神。才色兼全。洵爲關東之翹楚也。